

台湾学生文学奖
历届高中获奖作文精选



台湾学生文学奖 历届高中获奖作文精选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资料室

河北教育出版社

台湾学生文学奖
历届高中获奖作文精选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资料室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6.5印张

132,000字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9,000

定价：1.75元

ISBN 7-5434-0723-X/G · 583



“台湾学生文学奖”是台湾官方设置的唯一的学生文学奖。

奖项分大专小说、大专散文、大专新诗和高中散文四个项目，每年举办一次，自1981年迄今，已历九届。每年的获奖作品当年刊登在台湾出版的《明道文艺》上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台湾中学生的作品是从历届获“台湾学生文学奖”的高中散文中由编者精选出来的。其中包括历届一等奖作品和部分二等、三等奖作品。

本书所选文章其内容或写人、写物，或叙事，或论理，或抒情，笔触涉及台湾学校和社会的许多方面，字里行间，反映了80年代台湾中学生的喜怒哀乐、追求和向往，反映了他们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到的外部社会。这些对于我们了解目前台湾青年一代的思想，了解台湾社会的生活不无裨益。

因海峡两岸在诸多方面的不同，所选文章中的个别地方，主要是一些不合大陆规范的语言，我们做了谨慎的修改。

在此书付梓之际，我们对台湾明道文艺社提供的支持表示感谢。

编者

1989年6月

目 录

第一届 (1981 年)

- 昨日黄花 (第一名) 李欣颖 (2)
墨趣 (第二名) 陈正达 (5)
最后的一叶菩提 (第二名) 宋玉真 (10)
崩 (第三名) 邱永春 (13)
打从原野走过的马蹄 (第三名) 翁文静 (18)
祖母 (第三名) 黄靖雅 (23)

第二届 (1982 年)

- 长廊 (第一名) 陈一郎 (28)
氤氲的药香 (第二名) 林崇尧 (33)
那一群人们 (第二名) 戴秋壬 (36)
等待的日子 (第三名) 赖莹蓉 (40)

第三届 (1983 年)

- 爸爸的鞋子 (第一名) 陈淑芬 (44)
铁窗沉思 (第二名) 钟振上 (48)
花落春犹在 (第二名) 陈玉华 (53)
背影 (第三名) 李彩云 (59)

第四届 (1984 年)

- 寂寞与田园 (第一名) 何坤松 (66)
母亲 脚踏车 我 (第二名) 李淑芬 (71)
丢 (第二名) 赵如茜 (76)
再出发 (第三名) 李佳倩 (79)

迁移（第三名）.....刘意平（85）

实验课（第三名）.....唐光蓉（90）

第五届（1985年）

雕塑实验笔记（第一名）.....黎妙瑜（96）

蟑螂之死（第二名）.....张育成（101）

燃烧的感情（第二名）.....许玫理（105）

第六届（1986年）

孤儿（第一名）.....卢玉贞（112）

闰（第二名）.....陈文彬（115）

进学解（第二名）.....李文肇（120）

生命（第三名）.....林世洲（127）

茧中的夜晚（第三名）.....张经宏（131）

起风的时候（第三名）.....陈亮丰（136）

第七届（1987年）

火笼（第一名）.....李韵如（144）

追逐数字（第三名）.....陈慈勉（149）

种子（第三名）.....王慧中（154）

第八届（1988年）

寻找天堂（第一名）.....杨晓智（162）

悲情土地（第二名）.....翁梦林（166）

太阳在哪里（第三名）.....党志强（171）

澄清湖观鸟记（第三名）.....郑欣怡（175）

第九届（1989年）

框之外（第一名）.....陈孟玲（182）

父亲的木尺（第二名）.....吴明益（188）

飞吧，白鹭（第二名）.....翁梦林（191）

阳光真好（第三名）.....温怡玲（195）

(1981年)

第一屆



昨日黄花（第一名）

新竹女中三年级 李欣颖

台湾文学界、教育界人士评审意见

王静芝：写景、写黄花、写蝴蝶、写亭子，形容得很仔细。

黄永武：深入的观察，细腻的描述，生动的联想，用一长串缠人的柔情细语，像是漫不经心的，表现了“人”与“花”的关切情浓，教人掩卷低徊。

尹雪曼：作者对文词的连用，极具匠心，而想象力又至为丰富，因而全篇充满佳句。高中学生有此素养，真天才也。

教室前的亭子是全校唯一的凉亭。真正的构架只是一座水泥平台和四根铁柱，还摆了几张长椅子。四周没有花坛，泥地坚硬得像石板，平整无缝，连草根都钻不透。只因为四柱之间连结着枝叶花朵，竟成了校园中最灿烂的一角。

生物老师第一次上课就提到了亭上的黄花——软枝黄蝉。当时我并没有用心去记过这个名字，只是在瞥向窗外时讶异着：竟有人把蝴蝶错认为蝉。9月入学，的确是充满蝉声的季节，眼睛却只看见黄花默然。如果真有蝉，也隐在浓绿的枝叶中吧？总是带着另一种盼望来看它：那样鲜嫩的黄色，

应该展翅奋飞。那是一段陌生的日子，谨慎地来校，无言地回家。走廊就绕着亭子，枝叶在微风中招手，花朵却寂然不动。不知开学后多久，我才第一次坐到凉亭里。

长椅是细铁条屈构成的，上面的白漆有种搪瓷的色泽。平行的铁条大约有小笔那么粗，自椅座弯上椅背，在尾端分别向两边卷成一个没有闭合的圆。整面椅背的线条颇有孔雀开屏的味道。总喜欢把手探入椅背的圆圈里，探得一手中空，抓也只是抓到环上的缺口。或许黄花吸收了阳光的亮度，每次仰在椅背上，就忍不住一朵一朵地数着，总是五瓣合成一支喇叭，开口翻得恰到好处，左一支右一支，无声地喧闹着。每片花瓣的边缘像圆规画成的，嵌合成一卷好深的花心。面天的花筒中盛放着多少？斜探的花筒又倾注着什么？或许一整个长夏的蝉声果然在当中酿成。那该有多美的共鸣！有时真羡慕花朵，开得那么尽性，那么坦然，是那么愉快的黄色，那么热心的黄色。怪不得称“软枝”。几株分植在亭的四角，灌木的干茎却模仿草本的蟠曲，像四条飞龙一般窜升上亭顶。棚上的枝叶攀蔓重叠，筛透下来的阳光如碎洒一地的金币。沉稳的绿色自棚架外披挂下来，枝条呈一种与花瓣相仿的弧度。长椭圆形的叶子是常绿的，可是一到夏季也总绿得格外稠密，不然似乎还要迸出更多的花朵。难怪厚叠的叶间有蝉，那是逃避暑热的最佳去处，连筛过棚顶的阳光都是沁凉的。

常有人喜欢在亭中念书，连默诵的时候都不抬起头。我办不到，鲜黄与深绿总教人分心。那该是安眠的地方，在神思恍惚的午后，真是再好不过的“碧纱橱”。而梦中应是无数闪动的蝶翅，织成一匹蝉翼纱，一半透明成一道阳光，一半在西天横披成一抹霞影。漫漫沉睡的夏日里，往往连蝉声都微

醺了。只有无意间栖止的黄蝶，双翅还是起飞的姿势，好似只等着一个不可预知的信号。风来的时候，连地面上的阳光都流动着。总觉得要飘起来了，带着那顶墨绿的罩子，或许也带走整座亭子。

也曾有真的蝴蝶闯入亭中，一对乳白的粉蝶，大约只有半朵花的大小，颜色像爆米花。一上一下，一前一后，不停地交换位置，低飞着缭绕在面前。不是不欣赏那无懈可击的翩然，却更惊讶那黯淡的色彩和蝶翅上的斑纹。有人说：“每一双蝴蝶都是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访它自己”。那对白蝴蝶旋舞了许久，到底还是径自飞离。黄花依然远眺，不是等待化身为蝴蝶，它原本就是蝴蝶的化身。或许暂倚枝头是蜕化的过程，能够脱离形体而飞升。在着地的刹那，黄蝶变幻为黄花，在起飞的瞬间，栩栩然远游的却只有魂魄，而将动态遗留为静态的纪念。何必归来？自在飞花轻似梦。

黄花总是整朵落下来，歇在地上椅上。轻轻悄悄的艳黄色，五片花瓣依然密合着，像一支甜筒。花瓣原是厚实而软滑的，摸起来格外冷凉。多大的意外，竟发现它是空心的，较浅色的花筒中完全没有花蕊的痕迹。那是一段无心的日子，那个入学的季节，开完了一季灿烂，满亭的黄蝶不经心地飞逝了。

墨趣（第二名）

宜兰高中一年级 陈正达

台湾文学界、教育界人士评审意见

王静芝：书法确实充满了美感，作者对书法如此有兴趣，文中说得也颇有心得，中学生能如此，已属难能。

黄永武：将枯燥的书法理论、抽象的碑帖境界，化为一篇活泼流畅的散文，构思颇新颖。

尹雪曼：写从幼年喜爱书法，到对我国书法家作品的评论与体认，娓娓道来，堪称为情理并茂的散文。

当我还很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看别人写毛笔字，那时候觉得所有的“字”都像是很伟大的杰作似的。总是痴痴地站在一旁看着，慢慢熟悉了以后也跟着胡乱涂写，家里到处都充满了我所留下的痕迹——总是无忧无虑，逍遥自在的。

上了小学，当学校的花园落叶渐渐多起来的时候，我也正式地握起了毛笔写下了第一个“字”，那是一个多么令人欣喜的时刻，我蹑手蹑脚地挪挪簿子，磨磨砚墨，心情总安定不下来，又搔搔耳朵，蘸蘸墨汁，好不容易用那微微颤抖的手，写下了第一个“字”。喔！虽然那是一个笔画倾斜歪斜而且墨又化开的字，但是我仍然喜爱写字，不知怎的，我就是

喜爱啊！也许是天赋予我的吧！

渐渐地写得多了，也晓得分辨字的好坏，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字都是很好看，很工整，很有气韵和气势的。因此，我也就更加努力地不断写，想要磨洗出一簿子好字来。

在学校里，下课的时间我总喜欢躺在草地上，望着天空，看天上的云朵，空中的蝴蝶、飞鸟，看身旁的小草、昆虫，远方的大山，因为我听别人说过，伏羲氏看到龙而作“龙书”，神农氏看到稻禾而作“八穗书”，仓颉看到云朵而作“卿云书”，帝尧因为得到神龟而作“龟书”。说不定有一天，一支蚰蚰也引起我的灵感作一个“蚰蚰书”，那不知有多有趣啊！

我家隔壁有一位张伯伯，他和我一样地喜欢写字，也写得一手好字，因为方便而且距离又近，我就常常跑到他家里去看他写字，他有很多很多有关书法的书本以及各种书法的碑帖，甚至也有一些名家的作品，我时常向他借来看，一面看着各种书，一面看着他写字时庄严持重的神情，也看出了我写字的新生涯。

王羲之的兰亭序是我最喜欢的一幅碑帖，起初我也看不出什么，只是在一旁发愣，虽然觉得结体谨严，庄重遒丽，但总是似乎还有一层隔阂，一道墙，还不能领会其中的意境，不过结构和形体倒也记了一些，有一次，我耐不过了，就要求张伯伯亲手写给我看，他答应了！我还因此而兴奋了好几天都睡不着觉。站在桌旁的我看着挥动的笔，我痴痴地发呆了，笔下流出的字竟是那么神奇精妙——一位少女在山野中幽幽地坐着，正在梳妆，突然一只活蹦的兔子飞快地跳跃出去，接着又在蜿蜒的山径中奔跑，蓦然，停了下来，接着倏地一沉，成了山崖旁的一根枯藤，在凄冷的风中微微晃动，

忽然，枯藤掉了下去，落在水中随着流水，柔顺地流入了大湖，又是那么静滞，水中的鱼儿摆着尾，成群地在湖里旋，一倏又一倏。水波上的寒烟穿过摇着的划桨，冉冉飘上天空，雁儿和鸢都悠闲地从湖畔随着云儿飞去，一阵穿透松枝的细雨掠过，双桨依然轻轻地划在浮着碎萍的波纹上，水上的鸥鸟振着翼，像是在对我招手。一边又轻盈地下降，一改方向又从树顶飞过，再一次看到那些隐约的远山，似黑青的眉黛低低压了下来，柳条也垂下一片阴凉，鱼儿无忧无虑地又在吹动浪花……。

第一次体会到书法的魔力，我实在是又兴奋、又惊奇。从那时起，每次欣赏书法作品，眼前就会浮起一幕幕的画面，随着笔势幻想，那一幅纸就像涓涓的河面，水上美丽的蝴蝶飞舞着，鱼儿从水中跃出水面，浮木随着风飘荡，水岸旁沙洲上的芦花，轻轻摇曳、飘零，飞向小道树林的木干附在上面，接着一散——散分出了许多枝条……。

到了国中时代，好像感情更加丰富起来，我试着开始写这位新的新朋友——隶书，它的笔法有很多变化，节奏也很明显，结构上有疏有密，行笔间一放一收都非常开朗分明，将一画变为蚕头雁尾，撇捺用波磔代替，直竖的形状好像蚕肚，整个字的字形则是横短，这些都是隶书的常用笔法。由于隶书的笔画迤迤多变，更显出了书法飘逸流丽的姿态，而且笔法上，隶书常常会产生一种特殊效果，往往表现在线条交接的地方，形成一种“厚拙融汇”的感觉，这种感觉使我心里踏实了许多。接连地，我练了“礼器碑”、“史晨前后碑”、“乙瑛碑”，在这孔庙三碑中我勇敢地加入了隶书的行列中，于是我不再退却，接受了这个“优雅典丽的书法”。

看过晏几道的词《思远人》吗？那阙词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尤其是那句“泪弹不尽临窗滴，就砚旋研墨”。使我想到了很多，用滴不尽的眼泪，来研墨作书，我还是从来没有这种经验，不过我想那是顶悲伤、感慨的，写到感情很深厚的地方，连红色的笺纸都黯然无光。林觉民与妻诀别书，一定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写出的。描写的意境是多么美，而且是一种迷离的美。每次我忧愁不已的时候，就磨墨，写下了这阙词，我心中总是平静了许多。

唐代盛行的楷书，我从小就喜欢写，也喜欢看，唐代的书法名家个个争奇斗艳，像万紫千红的花朵儿一般，他们追求一己的艺术生命，竭力表现自己的个性的精神，是非常值得称赞的，我时常欣赏这些名帖，从来不会觉得厌倦，在这些碑帖中，褚遂良的书法称得上是秀媚、温雅的，像是刚出水面的芙蓉一样，色态美好，丝毫不施铅粉，他的“房玄龄碑”写得非常的好，笔锋的神致在纸幅中飘荡，字骨清瘦，好像美女把花插在头上一般地微微颤动着，姿态万千，再谈到其中转折的地方，真是有所谓“铁画银勾”的神妙。还有“雁塔圣教序”更是褚公晚年时精心的创作，包世臣曾评之为“从左观至右，则字字相迎，从右看到左，则笔笔相背。”可见他的笔下功夫是多么深厚。

另外，欧阳洵也是一大名家，他的字，笔力劲险，有着龙争蛇斗的景象，云雾笼罩的气势，含着尖峻挺拔的意味，他的“九成宫醴泉铭”一点一画之间的组织都异常的精密，用笔劲削以险峻高绝为其特色。

其次是虞世南的书法，他的字，沉静而带有俏劲，姿态柔弱美丽，潇散洒落。据说他每天晚上都在肚皮子上练字，

用功的程度自然是可想而知的，他的“天子庙堂碑”运笔简洁洗炼，而且能充满了神助的笔势，这是他最大的优点。

颜真卿的书法更是一绝，大家都公认他是王羲之以后，书法席上的第一人，他的书法和他的为人极为相似，刚健圆熟，向来就被看成端庄强韧的象征。他留传下来的碑拓比较多，“多宝塔碑”是他传世最早的一幅碑帖，其字起止转折，顿挫都很显著，方整严谨，很适合初学的人练习。“勤礼碑”则深稳秀润，意态从容，风采十足。“自书告身”是用健毫所写的，笔法丰厚古劲，结体上密下疏，生动而不失谨严，有着一派雍容气象。

最后，再谈柳公权的书法，劲挺秀拔是他的特色，风格强劲分明，英气流露，与颜书并称有“颜筋柳骨”的美誉。他虽然立碑甚多，但是多数已经模糊不清或是重新刻造，连他最著名的“玄秘塔碑”也经过翻刻，风格神韵已经和原作相差很多了。

我练了几年的书法，心中也有一些心得，我想如果要学书法，一定要静静地握着笔，凝神静思，意在笔先，而后才写字，要有“字是写的，也是画的”的新感悟，拿起笔写字的时候，心理上不要先想起那么深奥的书法，从而把写字看成可怕的事情。如果能这样，那么一点一画之间是何等的逍遥快乐，让那书意像阳光般地洒在纸上，让自己沉溺于书法里越沉越深。

书法的世界，是一个天堂，就在你我的身旁，研墨写字使我的生活得到最适当的调剂，使我的思想更能处理纷乱的事，我想，墨趣，大概就是由此而来的吧！

最后的一叶菩提（第二名）

板桥高中二年级 宋玉真

台湾文学界、教育界人士评审意见

王静芝：表现出无限的恋旧，学生的心情、老师的意念，流露时代的趋势，汰旧换新的必然。

黄永武：将老校工对旧屋的眷恋，写得一往情深，使一幅朽败破旧的图画中，洋溢着深长的人情味。

尹雪曼：老校工、老教室、落叶，构成了一片淡淡的哀愁，它代表人们对旧事物的怀念，但也道出了新生前的阵痛。

冷冽的寒风，呼啸地穿过那几间阴郁的教室，孩子们走了之后，老鼠便成了这儿的老师，屋檐下的阴影里传来了几声微弱的吱喳，和着沙哑得不成调的老菩提——清唱低吟，徘徊在枝头上的几许枯黄，只得任由冷风没命地闯荡。

老校工蹒跚地拖着步伐，一手叮叮当当的钥匙声后，紧跟着一只黄得可怜的哈巴狗，可怜兮兮的狗儿随着走廊上穿梭不息的冷风，不停地打着哆嗦。穿过菩提树，老校工走着走着，心里不觉地涌上了一阵苍凉——“唉！阿黄啊！听说这几间教室就要拆了，你觉得呢？这不是还牢得很吗？孩子们不也挺喜欢的吗？”阿黄似懂非懂地摇着尾巴，一双无神且无

奈的眼睛，直瞅着主人充满皱纹的脸，谁知道它到底懂不懂呢？老人却似乎会意地抚摸着它的头。

孩子们来上学了，一双双红润的脸颊，洋溢着微笑与朝气，左一声：“伯伯早！”右一声：“伯伯好！”老校工眯了几下皱纹，心也忍不住地笑了起来。阿黄起哄地叫了几声，凑热闹似地钻到一个男生脚边，舔了几下，伸伸舌头。一刹那间，那遥远的日子，仿佛又回到了老校工眼前，好像自己也是这般楞头楞脑的大小子，爹说：“十七八岁啦！也该讨房媳妇儿，好让爹抱抱孙子。”洞房夜里，桂花臊得通红的脸蛋儿，似乎也甜蜜蜜地浮现在眼前。

一大清早，空气就凝得可怕，冷风撼动着硕大无朋的老菩提，撒了一地扫也扫不完的落叶。大门口那边总务主任带着几个工人来看教室，准备把教室给拆了，一向长舌又刻薄的陈老师说：“呀哎！我就说嘛！这种几十年的破教室，早就该拆了，哪还能啰哩巴嗦地等到后天呢？！老校工瞪着空茫的双眼，无言地望着眉飞色舞的陈老师。“汪！汪！”阿黄却突然像发了疯似地跳了出来，吓得陈老师赶紧躲到训导处去。

“伯伯，我们社里的桌子坏了，拜托您帮我们修一下，好不好？”老校工抬起头来看了一下，原来是那几个爱画图的孩子，于是点了两下头，拿了钉、锤。老校工按住了整个桌子的底板，颤抖地把钉子锤下去，“碰碰！碰碰！”一不小心又锤到自己的手，“唉！老了，没用啦！”阿黄傻傻地低垂着头，一声也不敢吭。

老菩提似乎就快秃了，这两天来，孩子们天天都仰着脖子去数枝子上的残叶。冷风愈来愈刺骨了，那几叶枯黄，依旧哆哆嗦嗦地在飞扬的嚎啕里挣扎，苍白龙钟的枝干，却挺